唐史論斷

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296
冊數 3（3）
函號 297 154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唐史論斷下

宋　孫甫之翰　撰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發其謀以濟国事安可異議耶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

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乱憲宗又以鎮定叛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盖三鎮相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他鎮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覚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為変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

在

制死命此策任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権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為賊中患矣衆既起変必帰軍中一寛厚之人部將怨起主兵権懼色鎮攻討非納疆土帰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変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于朝是絳之算如神真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

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猶請
遣中使宣労以観其変待回日處置頼絳力争不已憲
宗頗有英斷不侍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諸鎮畏威
知息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甫為
何人乎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奸回之人也但耻智
畧不逮于絳故有横議以撓其謀至使内臣援助幾敗
國事遂成奸回所為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已有
不逮理當博採同列嘉謨固當賛助若宋璟與蘇許公
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断將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
故璟得盡其才為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于時若絳與
吉甫權德輿同列絳吉甫列于憲宗前論事形于言色
其詰理者德輿亦不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黙貶之
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国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
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賛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
同列議論循黙不言則為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
内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為

奸回也後之爲相者初戒之

用裴度相

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辨之不至則惑〻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奸人沮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冦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于河南迫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叔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晝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耶二賊乘充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眞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

晝當作畫
耶当作鄆
日

平

京師山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挠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怙于姑息一日失計征討正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国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鄘辞平章事

李鄘辭平章舊史謂鄘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鄘初為李懷光從事不預山逆氣燄而奮其忠義以即官使徐州諭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　著剛嚴之名鄘之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策行営之稱初受命必諧軍修謁鄘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鄘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帰朝薦鄘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鄘与承璀不相失者与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

慢百事及礼而已我謹于礼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
能挠我事矣鄘之意止于此豈欲具薦已哉君子進用
于時不可失其正況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
以愍鮮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爾若謂鄘
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任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
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況鄘之賢已位方鎮何
不自許為宰相也鄘恥為宦者所薦不傾宰相之貴以
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奸邪畢猥附權

倖以進而不知耻者乃謂鄘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
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
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相得人則
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以西河乱鋭意
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
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

馬

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
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黄裳陳安危之
本啓其機斷又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
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乱累年叛
渙之地得為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
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自出兵非其驗
與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悦朱滔皆劇賊非元
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呉元濟李師道之比也

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馬崇文輩能平闢等數
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于相之事
烏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
之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顔李愬之徒兵將才賊勢正
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係于相也建中元和之事雖
以流峯今舉一二顕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悦于洹水悦
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竣降
燧等若乘勝進取擒田悦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劇

賊惟悅〻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未殺等河
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為哉但燧與抱真不
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横
流之勢盖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為險薄專招怨仇必
無公平之法故以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国事也
杜黄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黄裳尚慮
未果成功以具所憚者制之論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
澭代汝黄裳既存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

逮当作建

于立功也裴度諸督戦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
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係于相豈不
章〻然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
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奸人
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逮中之乱後之君天下者宜鑒
之

裴度罷相佐

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

惜乎以成大功遽為奸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用度
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乱鎮運連謀変起都城
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乱矣憲宗既以明
斷用度〻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
平淮西服鎮州収淄青四方欣〻再見平世度之大功
如是若久任貞観之治可復也但憲以世難漸平有侈
楽之態奸人皇甫鎛木以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
鎛奸悪之状一不聴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盖以狡計固

寵會内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買之用給邊軍
將士大怨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鎛于人主前引足指靴
曰此乃内庫物也臣以二十得之其堅如此此真奴僕
之態憲宗寵奴僕之臣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鎛言罷度
相位何昏暗如此盖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
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悦奸佞用忠良所以成已
之事説奸佞又以濟已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
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鎛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

事之平也又素竊内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鎛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鎛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惟慮年壽之不長修樂之不極鎛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衆多日益親竊不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當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竊奸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以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為戒

穆宗　失河北

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為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耳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

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乱所謂天下安危皆係于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数相得之何関裴度事耶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国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徳棣賈受于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懼幽自揺伏矣致国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為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俛段文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魏傳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奸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国事以固本業穆雖中常之主頼大勲徳為輔必不至荒僻奸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懼宰相威畧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賢相穆

陸可疑

宗為君陸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佞惑之朝政不修
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乱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
其本内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常處厚不傾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
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
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幼弱

逐

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于中書以明
快意其奸兇氣縱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倚
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為裴度困事貶官逢吉于度
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已之
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乃兇狂之態哉公直無過
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乱非度不能
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哉
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

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国事而不為身謀至
明則深辨事理之帰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
名德重于天下也

昭愍遇害

思当作忠

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常處
厚思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
程之諫輟工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繚綾翫裴度
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于聽政以此觀之木非

披当作技

曰

荒暗之主若忠賢久于輔道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為
内臣惑乱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過乃
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内臣仇士良致仕戒其
黨日今日為諸君言又遠之計天子莫教閑閑則讀書
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玩好省游幸則
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聲楽惑乱之
游幸之所極奢侈盡奇披使一處盛于一處如此則不
暇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踈間觀士

良之言則内臣奸巧惑乱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歳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内臣之惑況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恵賢輔導于外間数日一見率不過数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内臣窮日夜惑乱所言者多狥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既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乃行弑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後之人主得不凛凛乎

文宗

貶杜元穎

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学士穆宗即位自司勲員外郎加中書舎人不周歳用為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学盡忠節以輔時治為謀議者失但竭心于事亦可見大臣報国之節何得畧無能效著聞于時已負国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愍冲年即位首進罨畫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総用

圖恩寵以至纖息掊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于此人臣已為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栄然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為王所疎矣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于名口亦未必失何乃過人君冲年專道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首獻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元頴為何人蓋元頴竊憲宗晩年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辱纖人二長君尚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変起矣使元頴不誅歟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為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尚書僕射之位又以圖寵之故專務誅制以取衆怨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裔後之為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人君悪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

乱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耳辨之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国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于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鋭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于已取疑似之跡譖之于君

使疑便

矣君子被譖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謀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使于已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之情状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挙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能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

細晴疑

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軽重貞観中蕭瑀謂房喬輩數
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
細晴知但未及耳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
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于此時房喬輩同心国
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
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

責

惟不免其貴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
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崖群同

田疑曰

相度以勲德群以仁賢為天下瞻望乃皇甫鏄以聚歛
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度群累言鏄邪險
之狀憲宗反疑度群朋黨寵鏄愈甚至謂度等田人臣
事君便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
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
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
以度群之大賢視鏄之邪黨如鸞皇之與蚊虻人人可
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葯惡忠而喜倖也観初用度

群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為情
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
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仇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
冲幼畧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激言度之大賢
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
然不能誅李逢吉之奸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其
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
黨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軽重則異矣宗

閔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
薄疑薄
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
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
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
天恐大
補于時所歷方鎮天著功效又裴度常為之作相為宗
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劔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
事文宗召之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群
邪不悅竟為奸人李訓鄭注所謂引宗閔代之宗閔未

相絶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学士宋若憲知抵蜜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徳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徳裕所與者多才徳之人幾于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奸則情軽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軽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軽重也夫

思

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為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状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于国病于人圖于利其状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罷之小則陳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状此乃誣人以朋黨也大則罪之小則疎之

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于国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参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是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安得明與公两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悦意親之不以忤意踈之則公矣

制内臣

内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国忠安禄山輩皆因之取将相林甫等既致時乱力士貶死遐裔矣粛宗朝李輔国以扈従微労過受恩寵至尊掌集兵故輔国脇遷明皇升黙将相虎横既極盗殺之于家矣粛宗寵魚朝恩始命為観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観軍容使朝恩驕横既甚

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罷程元振使典禁兵
元振奸險擅權大為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
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
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罷竇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中
尉織人裴均輩附之往々外取方鎮内取要官文場仙
鳴輩權任既盛内臣亦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懼
堅乞致仕僅免于禍憲宗罷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
之任卒無功効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為淮南監軍

後復罷任妄議太子為穆宗誅死文宗罷王守澄奸惡
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内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
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内臣之尤
甚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
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内臣取恩既盛鮮有不罹禍
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為以至過悪之甚也惟順
宗朝倶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
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也贈開

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楊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為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與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須事理但謂覃誠已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為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加內置敕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行不盡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取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芭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

議沮内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挠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
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盗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
朝廷待脩相舊礼一皆寝罷以滋士良之勢守書門下
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
制不合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之宗取後宮之言議廃
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廃然太子尋薨
于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
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観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

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為瑕釁盡
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二年
不及一事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国事求其失而更
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為過及罷覃独當国政又何所施
為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内臣

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倹尚仁恵納争諫重儒術時与
大臣論国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為志玆可謂仁愛之

主然資性優柔之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
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為大也若文明斷唯勤政無過亦
不免于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悪内臣暴横有除去之意
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学士宋申錫與
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
錫方有謀主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羅文宗不忌
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
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頼衆議稍辨其

迹

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君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
雖巨悪詭迹顕露其黨曷敢附之況馬存亮輩本不與
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
敢復驕横也此機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
李石剛正遣盗圖之幾于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為文
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変起之端正士良
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
戮二事俱失内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

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珏等不惟褊很之過乃不思名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晩節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珏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于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珏何罪乃聴士良之譖乗褊很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珏雖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争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為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暖昧寧知非

暖疑曖

諸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内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為邪佞所排不可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策使之平蕩得中国大體上黨拒命挙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帥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以右頓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于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經帰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独任其策不与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辞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生耳既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及益剛強

之性取怨于人竟為奸邪所陥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
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
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乎其心無怨忌之矣
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人君于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
心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
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貞観中陳思合上抜士論意间房
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
黜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
史史官随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
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于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
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横其道其術如此武
宗用李德裕頗德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独當国
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観前
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

惟恐情

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重
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
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背帖ゝ予必至于禍而後已嗚
呼武宗與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太專之與
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爲害大矣或曰
既稱與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咎曰君臣之惟皆雄
毅則銳于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
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僧
儒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僧
儒輩明待功成而報怨僧儒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
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
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峯其職乃
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学士無故罷
職是一狥德裕之意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礼可
矣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
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

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
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答曰惟
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
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則委任
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論夷夏屢成大功振挙法令
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
所礼蓄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賢自不容矣况德裕性
剛少恕不忘怨仇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畧無浚
意宗閔同奸人常任宰輔為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
際誣其罪而流竄牛僧儒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
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
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陥已而怨及涯
餗子孫避禍于上黨者已為乱兵所害又為勅書實涯

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餗子
孫已戮尚聲其罪以快怨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
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于朝非大賢至公
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
雖大任我亦能施為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但彼
之謀国無失足矣何須功効出于我哉此所以無畏也
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絶遠又回罷保位無
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乘

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陥之也無隙者尚爾常不足者
可知矣

小節

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而儉以恤人
隠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礼重宰相至于微行亦
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
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
禮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

納

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細賄有秦時政至懿
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
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
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時何所
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
便是閑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内臣爭立嗣君幾
至于亂是宣宗區〻為善止于小節耳

令狐綯縱賊

故当作枚

令狐綯大臣也當周囬休戚天下有患可故則力救之
況師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為暴部將察
其心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至禍亂綯乃曰長淮以
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国之意
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彙夭
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為武宗寵
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国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正命罷
為太子太保詔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

乎天下大勢去也

　　用常保衡路巖相

唐自天寶而下臣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囙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斃于時人君勤労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壞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遂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凶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斃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昨字可疑

咸通衰乱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内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雖雄宰相王鐸崔彦昭有一時名望亦昨雄傑

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事機
但同列盧携奸庸不忠兵内臣田令孜相結沮畋之言
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因飢年駆
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乱由朝廷衰微
邪臣誤討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争功忌能玩寇
久擁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
壁自固頼畋作帥于岐以謀破賊振国之威復傳檄諸
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関中賊勢既蹙雁門兵

功

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乗勢而西非畋遏其
鋭危乱可測乎文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挙畋雖去鎮
不親平賊其初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
在乱世亦秉朝綱令孜兇横怒敗公正兵奸黨誣譛罷
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之事固無所制国祚必致
于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巢賊之平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麁猛之人朝廷恩賞至

厚凤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頼矣全忠出于巣黨
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奨過分已受同華節帥不因立
功朝廷又兵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
軍府盃謀殺害克用既免不挙兵報怨奏討甚得人臣
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況帥宣武未久凶勢
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乗克用兵
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免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
以倚頼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

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横一無経遠之謀失
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乱臣盗肆逆三百年宗社喪于盗
手噫

昭宗

朱全忠簒逆

昭宗即位世已乱矣雖尊礼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
而大臣竭忠者杜譲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
結方鎮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権位亦結方鎮為重乳

綿有一時名望尚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交結
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横流以至于此昭宗欲
何施為乎加之軽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鎮賊
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
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為全忠所圖當念
不鮮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
何当依河
何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数鎮慨順使譲能
賢相経營于内復引同心之賢賛助時政官宦暴横者

纂
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国威可漸振矣奈何
不能用譲能之言聴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挙兵致太
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傳以協制朝廷譲能知勢不可
為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乱車駕不能
寧處復留兇逆之人久為輔相與巨盗盡簒逆之計乃
七唐祚哀哉

附録

司馬温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于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刄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以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輙取修之宣州有急変乘馹遽往不暇挈以倶行既行後金陵水火及轉運廨舍第之子察親負其笥避于沿中

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並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封白在乃悦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録魏徴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

乎当作平

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乎生之志萃于此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後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書散逸不傳于人故録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既我兼金不如傾無以為報

煒

請受而藏之過同好則傳之異日成廣布于天下使公之徳業煒〻乎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学强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乱每為人説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暁然如目見故学者以謂晩歳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巻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秘用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録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凛然得其為

志

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説張廷之
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
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莫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
又讀歐陽文忠公忠文司馬君實跋尾蓋復慨然然足
下欲僕別書此又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記何也之翰
所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記字畫
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下及当作反

公博学強記其氣温其貌如不能自恃及與人言及覆
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逆視其
家初未嘗蓄書盡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
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学治乱得失之説具于此可以
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学究出身八年再挙
登進士第杜衍在枢密府薦之除祕閣校理累擢天章

閣侍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
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巻毎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
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車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
誰爲胸中斡太極元氣浩〻隨巻舒音來諫官對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独見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
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虚親如国忠眼不頋
舊若張禹手所除帰來已絶廩賤筆進用祇調數倉儲
合持詩書白鬲論史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
百年舊 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毋求山砠
秋帰頋事九江獲夜出未倦安豊漢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疎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自当依目

後序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学忠讜之論被遇昭陵遂擢寘諫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生多喜言唐事毎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巻其間善悪昭然可為龜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自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臺諫之紀綱非徒為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公歿取畄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

久矣竭來掌教延平會朝廷寬鏤書之禁應本朝名士
文集有益于学者皆許當傳乃出此書與学録鄭傳聘
傳当作侍下文作侍
恭攷舊史重加審定鋟本于頖宮以與学者共焉因念
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
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歳而後顯
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槩見于涑
水盧陵南豊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于世茲不
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

南劔州州学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学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学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議
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学書庫錢雕
行申乞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劔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
牒本学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
益于学者牒本学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　日
学録　劉　光
学録　鄭　待聘
学正　鍾　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州学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学事王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学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学事　許　興古
準嘗見此書于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
得至比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
舊鏤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変不復存矣慨嘆久之
校正其本鏤板于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
平乙未郡丞黄準命工鏤板

昌平坂學問所

享和辛酉孟冬之月

樋口暢

片岡秀幹 全校

享和癸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